



歲，到鼻運就好了，足足有 四十年好運。雖不能事君治民，那皇封誥命，卻也不小。大約不出一二品之外。若論富貴顯榮，還不止於此，只怕還有半子的大顯榮哩。」

道全道：「先生又來取笑了。小弟雖有一子一女。不瞞先生說，上年三月，果犯一樁飛災橫禍，幾乎一命難保。虧得小女一點孝心，情願賣身救我，我便救了出來。一個女兒，現在人家做丫鬟，何來半子之榮？就這小兒，年方八歲，一字不識，也無力送他讀書，封誥從何而來？」相士道：「尊相差矣。我又不要你相錢，奉承你怎麼？我也不曉得令愛賣不賣，只據尊相該有極貴的半子，至於封誥，一些不差。現有這位令郎，尊相甚合，將來必然大貴。依小子看，原用不著讀書，眼上帶殺，功名當在槍頭上得來，一二品皇封，是拿得穩的。不消多年，十年後便見到。那時不要不認得小子便好。」道全道：「說哪裡話。不要說這般富貴，倘得稍有際遇，定當相報。」相士說完要去，道全道：「多承先生美意，不要相金。但講了半日，小弟也不安，先生想還未用飯，若不嫌簡慢，請些便飯何如？」

相士道：「飯是早晨已用過了。既蒙盛情，不敢相卻。」道全就叫丑兒看了店，自同到裡邊坐了。周氏拿出飯來，相士看見，就立起身來道：「老親娘叨擾了。」周氏道：「好說。只是簡慢，莫怪。」放下就進去了。相士又將周氏看了一眼，對著道全道：「我的謝儀，穩穩討得成了。」道全道：「為何？」相士道：「適見尊嫂，卻又是一位誥命夫人的相。一家的相相合，豈還有相錯的理。」

未幾飯罷，道全進去取茶。周氏道：「那先生誇嘴說從不相錯，難道我家果有此造化麼？」道全道：「只求有碗飯吃，贖了女兒回來，也就罷了。哪裡指望這個田地。」周氏道：「我聞林員外最喜算命相面，何不薦他去一相。一則我家沒有相錢，薦他去多得些相金也好。二則女兒在彼，趁便也好一相。」

道全甚稱有理。便與相士說了，同到林家。員外聞知甚喜，就叫「請進」，先自己與他一相。相士把員外上下一看，便道：「小子是最直的，員外莫怪。」員外道：「原要直說。」相士道：「看尊相腰身端厚，天倉隆起，一生財祿豐盈。可惜眉目不清，貴不敢許。頭皮寬厚，面色紅黃，壽遇古稀。再看隻身肥下削，誠恐子息艱難。幸喜右顴紅光吐露，倒有半個貴子收成。」員外相完，就請他坐了。走進去對院君道：「石道全薦一個相面的來，倒也有些准。說我財主有壽，只能貴，兒子難招，只該有半個貴子收成。我想：年將半百，家中快活，原不想做官，兒子想來也難，半個貴子，大女兒的女婿，將來必然顯達；至於二女兒生得粗俗，又不要好，料無貴婿要他。豈不句句都准。」院君道：「是石道全薦來的，我家事情，哪一件不知？必然先對他說知，哪有不准的理。若要試他，只有將兩個丫頭與兩個女兒，改換裝扮了與他相，連石道全都瞞過，不要放他進來，准不准就試出來了。」員外道：「妙！妙！妙！你快去叫女兒、丫頭，改扮起來。我去同他進來相。」院君就到大女兒房中。說：「石道全薦個相士來，你爹爹叫他相得准，恐道全先與說知，叫你姊妹二人，與兩個丫鬟，改扮了與他相，就好試他眼力。我想莫如叫無瑕扮了你，小桃扮了妹子，你二人扮丫鬟，你道可好麼？」

愛珠道：「孩兒與無瑕改扮，倒無不可。雖然貴賤各別，無瑕打扮起來，外貌還充得過大家女子。只孩兒扮了丫頭，恐天下沒有這樣好丫鬟。若庸俗相士，或者看不出。至於妹子與小桃，倒不必改扮，妹子本來粗蠢的，想來相也平常，相得不好，也難定他不准。至於小桃，走到面前，就是一個丫頭。即使改扮，也不脫丫頭的相。倒要被看出破綻來，連孩兒與無瑕，也必然看破，反為不美。」院君道：「我兒言之有理，你快與無瑕改扮起來。我去叫妹子一同出去相便了。」院君出去了，愛珠就將自己的花裙花襖，大紅繡鞋，金珠首飾與無瑕換了。幸而無瑕的腳原與愛珠一色，打扮起來，居然是個大家小姐。愛珠也將無瑕的布衣布裙，通身換了，也像一個丫鬟。就叫妹子一同出去。正是人不可以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。